

(清) 孫星衍 輯

平津館叢書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清) 孫星衍 輯

平津館叢書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守五

辨問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爲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荅曰夫聖人不必仙仙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當作氣但自欲除

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

易流遁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徵之國刊詩書撰河

洛著經誥和雅頌訓

按訓上當脫一字

童蒙應聘諸國突無

凝煙席不暇煖其事則鞅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

閉聰掩明內視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室鍊形

登山採藥數意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仙者唯須篤

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

有入俗之高真

疑作具

乃爲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

藥知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爲者

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

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

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仙此是偶有能

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

此下舊衍書字今刪

正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

仙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

便謂之聖故善圍碁之無比者則謂之碁聖故嚴子

卿馬綏明於今有碁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

謂之書聖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圖畫

之過人者則謂之畫聖

上二十六字藏本脫校本約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二增

故衛協張墨於今有畫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

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鈞

藏本作忠校本依御覽更正

於今有木

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

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

上十六字藏本脫刻本有

吾試演而論

之則聖非一事夫班輸倕

刻本無上二字

狄機械之聖也附

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

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

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

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

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余荅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爲得道之聖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爲治世

之聖乎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仙經以爲
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稟故胞
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
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鈐
經藏本作云非按玉鈐經又見前對俗篇又見後登涉篇今改正主命原曰人之吉
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
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
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
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
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
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

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

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

此二字當衍爲

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者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豈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祕仙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強以語之邪旣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

言不欲與之

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

遠煩勞

刻本作
煩舌

之入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

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有當自銜於俗
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
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
多不開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狹履緇登幢擲盤緣
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吕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
躡磴虎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
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蝨之所口向隔牆
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
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鼈令周孔委曲其采色

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
況於遠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飢不飲則渴灼之則熱
凍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
病矣一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
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
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
無事不兼邪旣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兩
知仙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
逆俗耳真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
毀聖人吾豈然哉但欲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
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甚於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
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
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藏本作亦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
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
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
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從去
之意須荅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辨其意問之
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
又不知之弟子誥之乃泣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
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掇虛之虛僞廢焚又不知傷人
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

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栖栖

藏本作栖栖

遑遑席不暇溫

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郗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仙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鼈令流尸而更生少干執百鬼長房縮地脉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爲

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一但不爲耳吾荅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面指之以空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翻飛翱翔八極與雲致雨移山拔井但不爲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爲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爲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爲之而祕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仙之實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袂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面於台

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闔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爲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論之以而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旣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

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
富而不願茂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
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
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昔有絕
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清藏本作然得意顧影
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豔
姿輕體柔身而黃帝速遠藏本作非篤醜之嫫母陳侯怜
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
元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
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刻本有人口無不周文嗜
不美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刻本有人耳無不魏
喜樂而七字非

明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
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
聖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仙
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夫大矣奇矣是以我身不何稱甘言曰古憂昔事
甘而後之酬業法蓋不何難繼世又曰畏文治令
富而不顯氣三武之官書王鼎之鼎發山林之
而昔曰休縣之以帝王之治而不興委之以四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三

極言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其氣耶
抱朴子荅曰是何言歟彼其不負笈隨師積廿切勤
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
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貞心無怨貳乃得升
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
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
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
効若夫親謝絕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
之中有一人歟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

三